

今天的父母

陈世旭

有一年在外国街边的露天咖啡座小憩,突然见到街中间出现了四个彪形大汉,排成四角形阵势,围绕着一个最多三岁的小不点,走走停停。使馆的朋友告诉我们,中间那个小不点是当地富豪家的孩子,几位大汉是他的保镖。

一次在国内某城遇到塞车,司机说他认识一个有钱人,为了不让儿子上学放学受塞车之苦,打算买辆直升飞机接送儿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中外皆然。做父母真不容易。很多年前,鲁迅专门写过《我们怎样做父母》:“……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而今,对许多家庭来说,问题恐怕是颠倒过来了。鲁迅的时代,“……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而今,孩子在一个家庭被叫做“活老子”、“小祖宗”、“小皇帝”,孩子永远都是对的,长辈永远在检讨自己哪里没做够。只要在放学的时候去城市的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门口、寒暑假学校和社会的五花八门的补习班辅导班、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去大学的报到处看看那些家长们焦灼的眼巴巴的神情,就不难知道,今天的中国孩子在家长心里的位置。

作为一个父亲,我并不是想要非议这些,我很衷心地想说的是,家长们在爱护和抚育孩子方面一定还有更好的选择。

我的一个邻居两口子都是普通工人,工厂在郊区,他们早出晚归,完全顾不上两个儿子。儿子上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唯一能够照顾他们的祖母重病去世。上过高中的父亲对两个儿子交代说,从此你们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和你们老母能做的就是生了你们,赚钱让你们活命和读书,别的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也不指望你们回报,如果听得进就听我一句话,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主要有四样东西:身体,才华,知识,修养。前面两样是我们给的,给得不够是你们的命;后面两样靠你们自己努力,努力得不够,也是你们的命。一个人只要不荒废身体和才华,又让知识和修养日日增加,将来不管在哪里,也不管做什么,都不愁衣食。

这两个男孩后来都在世界著名的大学拿到高学位,找到高薪的职业,让下岗失业的父母得到物质和心理上的最大满足。

我把邻居交代儿子的那段话一字不漏地背下,作为我教育儿子的经典。并不是因为我期待儿子也“让世界著名的大学拿到高学位,找到高薪的职业”,让我与内人“得到物质和心理的最大满足”,我所认定的是,这些话不啻是民间真理、平民真理,同历来的圣人和伟人经过历史检验的教诲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当然,上面说的我邻居的例子也许有一点极端,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今天怎样做父母,每位做父母的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但有两点我相信是大家都会认同的,那就是鲁迅说的“总该还有进步没有变迁”;另外一点还是鲁迅说的“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进步”、“变迁”、“发展”、“进化”,我以为就是要设法使一代强过一代,要强化孩子们而不是弱化孩子们。我以为,这才是孩子们的希望所在,也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个平台是面向世界的窗口,也是面向未来的窗口,这个平台就是“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

从首届开始的“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我有幸担任艺委会主席,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艺术新世代的才华和热情。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面对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这些年轻人依旧选择努力和坚持,来圆一个浪漫梦,这让我备受鼓舞。

青年艺术家永远都在寻求一种崭新的语言,这种崭新的语言能够转化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和教育、社会相关的能量,对更广大的年轻群体有示范的作用。

在我看来,无论你是企业家、外交家、政治家,还是艺术家,都要扶持年轻人,因为他们未来。他们是未来的声音,也是我们中国最强大的声音。

我们中国人注重文化之间的亲善,传统

赵武平是个读书人,也是书评人和出书人。这三样事他都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出书和评书是他的本行,业界对此都有定评不必我多赘;我这里想说的是他写的书。

本职工作加上业余爱好,武平这些年悄没声地发表了不少散文随笔,散见海内外报刊,同侪及读者间之戚戚然心无间好;惟其散乱如星云漫天无法收拾难窥全豹,武平遂有结集以飨读者的愿望。这是他的两本书《人如其读》和《阅人应似阅书多》的缘故。

应该说,这两本书恰是我最喜欢的格局和套路,谈起来或难掩偏爱。武平浸淫书业经年,热衷的话题自然都免于书但却不限于书。特别是他因书及人有很多书和人的故事都是称得上秘闻和轶事的,有的甚至升格些说,称得上文坛佳话呢。

武平主持译事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当然有机会接触上欧美各地国际书展更有机会亲自接触大牌畅销书作者和政要、名媛及各种“星”。武

平平平时讷于言却勤于笔述,书中他笔下的基辛格、昆德拉、大卫·霍克思、萧乾、冯亦代、杨宪益、杨绛、叶君健、赵萝蕤等都一路逶迤向我们走来,述说着很多宫闱事和烟云淡纸的掌故,让我们觉得目不暇给。

武平还是个细心的人,因其特殊的身份和文坛交往,他往往不经意间见识了许多读者难以知晓

和留心的话题。但他不卖弄、不藏娇,更不吊读者胃口而是实实在在娓娓道来,不为名人狡辩,不为长者韬晦也不替“贤者”隐讳;而是替历史负责,为文坛传真,写出很多佳话和史话、实话。如写胡乔木当年退政作诗,沈从文和郭沫若之间的恩怨过节,张中行跟杨沫的轶事,周作人向毛泽东上书始末,徐志摩与赛珍珠的绯闻,章含之和章士钊之间的误会等都写得温柔敦厚简洁隽永,留给读者遐思和回味的余地。

当然,书中篇幅最多的是他念兹在兹的老本行翻译。武平是书评人和出版人,但他的本行却是翻译。惟其如此,他才有资格探讨翻译、评论翻译。当然,这也是个战场和沼泽地。世上自从有了翻译这个行当,其行规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意大利人干脆说“翻译者就是叛徒”。可在这个可怜的世界里人们要想互相理解、

少一些误会和战争,就离不了这样的“叛徒”。我国自唐朝翻译佛经到林琴南译西洋小说再到今天生吞活剥译介西方理论改造中国,这里面一直硝烟不断烽火连绵,要想知道武平的观点和他说了些什么,读者诸君最好读他的书。您或许对之点头颌首或许不以为然,但我相信您不会后悔读这些篇什。

这些书里深得我心的当然还有作者写他淘书、选书、索书和出书的经验;特别是他在世界各地旧书店流连,跟读书界各种趣人、名人和怪人的交往等等。当然,我们这些庸常人并没有他这样幸运周游四海寻酷书的机遇和逸情。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却是穷措大难以拒绝的艳羡之情。能看看这些高人如何潇洒如何动作以及如何成功,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不期而然地同行了一路,幸福了作者的幸福了;这不能不说是夏日读书的间接一乐。

俗谓优秀出版者须是杂家。杂,谓之充盈不阙,谓之诸识完备未有短板;同时,杂也是

这个雄心极大无比。这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和支持中国青年艺术家的人所需要的一种胸怀。

如果说,我们的年轻人使我们的未来或者社会富有生命力的话,其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就是他们的养料,就是他们的土壤。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年轻人着想,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全社会都应该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土壤做好,有一天当那颗未来的种子掉到我们所栽培的土壤里,它会茁壮成长,最后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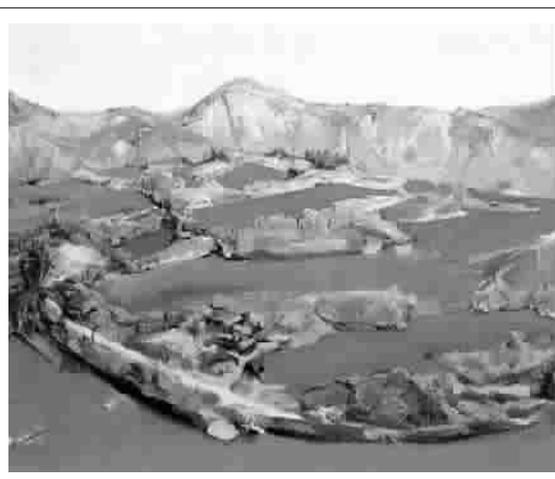
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倾听年轻人的声音,不仅是听到中国过去伟大的声音,还要听到中国未来的声音。中国的声音就在这里发出!

武平的杂

(美)海龙

八方书谭

谭盾



豫北 (油画) 丁昆

面向未来 聆听中国

谭盾

从我们手中流失,同时要用双手将其发扬光大变成一种崭新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后浪推前浪,前浪更推前浪,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文坛母亲河的运动状态。

从文化的进化看,只要是中国人创造的东西,就可以是中国的风格,中国的视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的海洋,可以让所有人都在上面飞,所有飞的鸟,游的鱼,刮的所有风,全属于这个年轻人的世界,

数字有数字概念,字数也有字数概念。如谓不信,说几件事来证实——知名作家马尚龙这几年摇身一变,成了电视节目的嘉宾,晚间的上海屏幕时常有他的身影。

有一日小聚碰到他,皱着眉头说:哦哟,你现在不得了了,我送你四个字:一阔脸就变!

马尚龙一惊:四个字?——阔——脸——就——变,明明五个字,怎么多送了我一个字呢?

此类搞不清的字数概念大有好处,马尚龙顾不得怎么数落他,顾不得心里难受,忙着数字数去了。

我不由想起老闵给我说过的另一件趣事:那天,老闵的手机响了,一看,陌生的电话号码,但他还是接了:喂。对方大声说:叔叔,恭喜恭喜,30万啊,我送您四个字:您中了大奖!

老闵心想:“您中了大奖”,不是五个字吗?就问:你不是说四个字吗?我算下来不对呀。对方打了个愣,然后哈哈大笑:对不起啊叔叔,我刚入这一行,第一次当骗子,还没有操练过,对不起啊叔叔,确实是五个字……说罢挂了电话。

多年前我跟着旅游团上黄山,好心的导游一边走一边介绍风景点,走到半道,他回过头像话筒大声喊:我提醒各位朋友八个字: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否则是很危险的,大家千万记住八个字!

驴友们面面相觑,明明是十个字嘛,如果说“走路看景,看景走路”,那才是八个字呢!导游到底想说八个字还是十个字?

今年《笑傲江湖》选秀节目有个选

手叫巨炮,一上台就急着要教大家一句台湾话:只有四个字,我跟你讲啊!于是,场内听众一起跟着他喊四个字,我跟你讲啊!我掰着手指数,那个“啊”字不算数吗?

我不由想起前几天读到过的一个段子:关公叫道:吾愿前往欲下华雄的脑袋!曹操听了十分欣赏,倒了一杯热酒给他,说:将军喝了这杯酒,再前去杀敌!关公接过酒杯,又放在桌上,说:等会儿回来再喝吧!曹操诧异:这是为何?关公摸着自己的胡须说:我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八个字: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

曹操大笑:将军,这不是十个字吗?你熟读兵书,怎么……关公脸红了:吾虽熟读兵书,看来对字数还没有熟读啊!多好玩的段子!谁编写的?

其实,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无关大局,山照样爬,华雄的脑袋照样砍,钞票照样骗,马尚龙先生照样“变脸”。然而,在一男一女两个人的相爱过程中如果少一个字或者多一个字,往往是影响感情的大事,此刻一字千金。

比如,一对男女刚相遇时,一般只说两个字:“你好。”倘若过了几个星期,姑娘加了一个字:“你好坏。”那就是爱上了,如痴如醉耳鬓厮磨呢。倘若过了几年,在当年说的“你好”两个字后面加上一个字:“你好吗”,事情就不妙了,说明爱情已经清淡如水。倘若在“你好吗”三个字里再加上一个字:“你还好吗?”那么,两人已经拜拜……

此种场合,此种男女,不能多加一个字,不能减去一个字。

看来,字数也是有奥妙有趣味的,当然,字数也是有概念的。

那是一个下雨的中午,女儿吃饭的时候显得心事重重、欲言又止。我问她怎么了,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告诉我,她的同学雷纳德得癌症了,鼻咽癌。

我听了心里一沉,尽管我并不认识这个男生,尽管小孩子患病也不是很稀奇的事,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一个才十三四岁的少年在青春绽放之前就要面临凋谢的危险,这个太残忍了,而他的父母又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命运煎熬呢。

我感觉到女儿很想了解这个病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又有些慌张和害怕,我于是坐下来,和她一起搜索查看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她似乎明白了些,也平静了些。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得知,不仅我女儿是如此,她们班的同学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都好好像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情绪低落,班里气压压抑,同学们像有很多的疑惑需要解答但又不知道从何问起。

大约两周后的一天,女儿回来说,今天雷纳德的父亲到学校来了,她们的老师专门腾出一节课,让雷纳德的父亲解答同学们的问题。

那天,关于癌症的疑问和恐惧仿佛被化解了,同学们询问了雷纳德的近况、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也问了大量的关于癌症本身以及病因、前景等等,我想雷纳德的父亲一定是做了不少的准备,因为他本人并不是医生,要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让我感到敬佩的是,当时雷纳德已经转往艾森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化疗,他的父母轮流陪护,不管在时间和精力上还是心情上都应该是很困难的时候,但是,雷纳德的父亲却仍旧抽出时间到儿子的学校来,为别的孩子解答疑问,帮助安慰其他同学,这需要多大的定力与爱心啊!

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雷纳德的父亲来过之后,同学们的情绪明显好转,大家也不再回避这个话题。为了给病中的雷纳德送去温暖,他们班的全体同学一起为他画了一幅海报,上面有照片、趣闻、祝福等等,内容五花八门、妙趣横生。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同学们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制作的过程全部拍了下来,剪辑成了一个小电影,希望雷纳德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能够有现场感,能够觉得好像自己和同学们在一起。电影中,孩子们画着、写着、笑着、闹着,没有阴云或沮丧,只有万丈阳光。

大半年之后,雷纳德重返校园,他没有因为长期的缺席而留级,而且还当上了班长。最让人振奋的是,他的癌症已经被控制住了。虽然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只要有爱的支持,快乐地过好每一天,生命即使短暂,也会无怨无悔了。



夜光杯

十日谈

未来艺术之光

用艺术力量冲破内心的“埋伏”,请看日本栏。